

IMPOSSIBLE GILLETTE.



FERDINANDO FREGA

— NANDO THE SCRIBE — フレガ・サン — Ferdinando —

不可能的 GILLETTE

THE SYSTEM · 09

一部第一人稱的故事集——父親藉著摩泰台拉香腸教的心算課、一次俄羅斯式的出逃、水果小販凌晨三點的道歉、一次扮成飯店門童的喬裝、一張過時了二十公斤的護照照片，以及一部關於種種不可能的倖存的編年史——在這些故事裡，*Gillette*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作者皮膚之下的作業系統。

版權頁

Ferdinando Frega——Nando the Scribe——第五片刀片

行為準則的敘事先驅。他圍繞一個想法，建起了一個一美元的出版生態系統：金融的問題不在錢，而在行為。

在**ONEDOLLAR-STORIES**生態系統內編輯與策劃。數位架構：**NAPLES-POST · NOASPECTTIME · ONEDOLLAR-STORIES**。2026年首次出版。採用簡潔、現代、為數位閱讀最佳化的版式。在美國出版。

版權宣告

© 2026 Ferdinando Frega。保留所有權利。

未經作者事先書面許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方式複製、分發或傳播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包括影印、錄音或其他電子或機械方法；但評論文章中的簡短引用以及版權法允許的某些其他非商業用途除外。禁止未經授權使用、複製或分發本作品。

前言

在這本書開始之前，先說清楚一件事：我不賣書，不靠書賺錢，不轉化讀者，也不索取任何東西。我在市場之外寫作，不是為了討好它，而是為了揭示它無法控制的東西。是網路本身把我的名字推進了Gillette的搜尋裡，這就是這部三部曲存在的原因：記錄Gillette人——不是作為產品，不是作為廣告活動，而是作為一股力量、一個人物、一種架構。他什麼也不要。他什麼也不期待。然而，他已經得到了要緊的東西：認可。在一個由數十億美元的體系統治的世界裡，這本書是一個證據：一個聲音可以不經許可、不作妥協、不標價格地升起。

「不可能的GILLETTE」真正的含義

不可能的GILLETTE，是一個男人不再是體系的一部分、而成為體系標杆的那一刻。

在這裡，**Frega**——一個由紀律、精確和內在幾何打造出來的人——與**Gillette**相撞，而這個品牌刮掉的不是臉上的鬍子，是藉口。

大多數人加入一家公司。而公司會改寫其中少數幾個人。我屬於第二種。

「不可能」與困難無關。它關乎必然——那個點上，一個男人的架構和一個品牌的DNA鎖定在同一個頻率上，拒絕分開。

不可能的Gillette = 一個由標準鍛造的男人，一個融入身份的品牌，一種拒絕脫離自身紀律的人生。

宣告

「不是我選擇了Gillette。是我的架構認出了它自己的倒影。」

或者那個像一扇鐵門猛然關上的版本：

「我不是為Gillette工作。我把它的標準帶在血液裡。」

這不是品牌包裝。這是用刀片刻下的傳記。

開篇

「有些人上班打卡。有些人被塑造。我是被塑造的。Gillette不是一份工作——它是我皮膚之下的作業系統。它教會我時機、精確，以及讓我一直站著的紀律。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說它不可能：你沒法把它從我身上拿走，除非把撐著我站立的結構一起扯掉。」

第一刀之前

大多數人一生都在努力被那些不是他們建立的體系接納。企業體系。出版體系。社會體系。家庭體系。

他們適應。他們談判。他們等待認可。

我從來沒有那份耐心。

我的人生由三片刀片塑造。

第一片屬於一個人，他把一個被丟棄的想法變成了現代史上最知名的名字之一：**King Camp Gillette**。

第二片屬於我的父親——在The Gillette Company裡待了四十年——他教會我，紀律不喊叫；它校準。

第三片是看不見的。它屬於我。它切過行業、身份、國家、失敗、成功、寫作、沉默——以及那些至今仍不知道該把我放在哪裡的體系。

這本書不是對成功的慶祝。它不是回憶錄。它不是商業手冊。它不是尋求認可的文學。

它記錄的是：當一個人不再問自己屬於哪裡，而開始建造迫使現實承認他的結構時，會發生什麼。

有些名字賣產品。有些名字消失。有些名字在那隻手離開很久之後，仍留下印記。

這是三片刀片的故事。也是為什麼一個名字從來都不夠。

摩泰台拉香腸

我五歲，但不是一個和別人一樣的孩子。有一個像我這樣的父親，你會明白為什麼。

他每個星期一天一亮就出門，整整一個星期不見人影。Gillette把他寄養走了。她只在星期五晚上把他還給我，他按門鈴，我跑向他——先是抱他，然後把他的Fiat 127「開」進車庫。公司的車。

車裡，他坐在副駕駛座。我留在方向盤前。我們的談話活在另一個維度裡。

他告訴我，我得學會心算。因為總有一天，要是找不到計算器，我會迷失。於是，練習開始了。

「Nando.....如果100克摩泰台拉香腸賣800里拉，我買120克，要付多少錢？」我立刻回答。他是我的父親——直到多年以後我才明白他在我心裡建造的是什麼。但他的愛那麼大，只要是從他那裡來的，什麼都不覺得沉重。

然後他接著問：「那我買90克呢？八十二克呢？」每一次都是準確的答案。我不想讓他失望。那種本能再也沒有離開過我。

多年以後，我在學會計的時候，他問出了世紀之問：「如果我100買進，120賣出，我的加價率是多少？」「百分之二十，」我說。「好。」

「可如果我100買進，120賣出，我要算毛利率，是多少？」他看著我。我沒讓他開口。「百分之十六。」

他一句話也沒說。他笑了。然後走開了。

這就是我的父親。Gillette的兒子之一。

Nando。

小偷

大多數讀者——誠實的那些——會被這樣一種嘗試吸引：去理解一個小偷究竟是什麼，他如何演變，他在一個根本算不上角色的角色裡代表著什麼。

但要小心：我呈上的不是義大利議員名單，這無關任何政治意識形態。我只是憑著眼光和經驗，描述那些越過了那條線、又設法回來而沒有引爆、仍對著司法微笑的人。

他不屬於任何行當，也不屬於任何職業。法律把他簡化為「罪犯」，但**小偷**這個詞，直白地說出來，在世界上任何法律體系的刑法典裡都不存在。

小偷的話。

剩下的是一門藝術：機巧、需要、機會、一種生活方式 (*modus vivendi*) 。

最出名的是經濟和金融方面的小偷。不那麼出名的——也危險得多的——是認知和情感方面的小偷。

兩者都要付出代價，但秘密在於一條古老的犯罪原則：動手之前，你必須先找好罪人，並造好證據。只有這兩樣東西，能給你一條可能的——永遠不是絕對的——退路。在那之後，你才能策劃。

一個體面的小偷保持匿名。他從不坐牢。他不悔過。他不認罪。他不分享。他生來如此：守口如瓶。

人們被他吸引。不可預測的東西，總比顯而易見的東西更能抓住人，哪怕它帶著一種沒算計過的風險。

司法機關遇到這樣一個人時，會稱讚他。而他們首先尋找的不是手法——那是留給好奇者的——而是贓物。

就連在這裡，人物的身份也顯露出來：永遠不要把所得留在自己的邊界之內。而今天，邊界已不再是國家——而是大陸。

2026年4月的一項歐洲指令規定，所有銀行都必須聯網，並由共同體內每個國家的稅務機關自動監控。第一批小偷早在那之前就做好了準備。

剩下的選擇是其他大陸——那是小偷唯一還有存在理由的地方。

至於天主教會：幾個世紀以來，它修改過第七誡，但沒有人談論這件事。在《舊約》中，這條禁令指的是綁架一個自由的以色列人，把他賣為奴隸。後來它才演變為對偷盜的一般禁令。

而當犯罪轉向認知領域時，醫學文獻不得不發明一個詞：**操縱**。

我們走著瞧，文學接下來會發明什麼。至於我，我希望有一天能因為第一宗**文學認知盜竊**的指控而出名。

Nando

健身房

有一根細線把一對伴侶系在一起。「聰明人」說：**錢和利益**。病態的人說：**性**。真正懂的人說：**健身房**。

為什麼？因為這個答案解決了95%的感情問題。

錢和利益

只有在沒有別的可給的時候，它們才能撐下去。不是福分——是侷限。你只活出了50%的人生。更好的那一半永遠鎖著。

性

男人是機械的：他需要釋放、需要失去、需要清空。女人是認知的：她像讀一套密碼一樣讀自己的身體。她不放棄，不屈從，不崩潰。她選擇。

有趣的部分

一對伴侶是這樣誕生的：

他想：「我是她的第一個、最好的、唯一的。是我讓她愛上了我。我會跟得上。我母親沒把女人的事全告訴我，但我能應付。」

她想：「好。但願他是最後一個。我會把他調教好。他不算太聰明——這是優勢。他是個男人：早晚會趴在我肩上哭。」

清晨的真相

她赤身站在鏡子前。她熟悉自己身體的每一寸，就像熟悉一個私人王國。她看見多出來的一公分，一道正在移位的曲線，一隻乳房把目光垂向膝蓋。於是她明白了：**她的身體是她的附加值，她的武器，她的外交。**

於是，她去健身房。

但因為她是認知型的，她先從他身上開刀：

「你知道嗎，昨晚你不是我嫁的那個男人。三分鐘你就睡著了。你打呼嚕。你有肚子了。你已經兩年沒見過你那位老朋友了。」

十二秒後，他慌了。「我該怎麼辦？」

她回答：「你去健身房。我也去。這樣你就不會無聊了。」

問題來了

健身房不是一個地方。它是一個生態系統。而生態系統會吸引**不該結交的人**。那種會把一個男人變成小偷的人。而在小偷中間，老實

人活不下去。

接著是背叛。而代價比月費高得多。

剩下的，大家都知道。說出來只會揭開傷口。而本作者不揭傷口：他給的是微笑、思考，還有那一滴你永遠忘不了的苦澀。

Nando

2025年

火車與意外的幫助

在**佛羅倫薩**，我下了火車，坐在一張長椅上。我需要時間想一想。跳到鐵軌下面，技術上是可能的。可是，那會在鐵路線上留下血。得有人去清理。

在義大利，他們說不定還會向你收清理費。

再說，我並沒有迷失自己。自殺屬於那些失去了認知座標的人。我的座標還完好無損。

這時，看著一個美麗的女人穿過車站，我想起了生活。也想起了我已經有過的許多經歷。

不久，我走進車站的咖啡吧，請求打一個電話。我打給妻子，向她解釋我的決定。

我告訴她，我要去**威尼斯**看我們的兒子們。我還說了確切的到達時間。

這個決定顯得合乎邏輯，也合乎理性。

我的孩子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我所建立的家庭的自然延伸。

我回到火車上時，查票員朝我走來。不巧的是，我沒有票。

他告訴我，我得在下一站下車。否則，他就叫鐵路警察。

那一刻，我用上了三樣工具：**能力、創造力和解決辦法**。

我平靜地解釋說，強迫我下車可能會製造一個更大的問題。我告訴他，我可以跳到鐵軌上，讓火車停上好幾個小時。

他突然不說話了。

接著我問他，到下一站要多久。

「至少一個小時，」他回答。

在那一個小時裡，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兩位托斯卡納的女士坐在我對面。我立刻明白，她們是去開會的大學教授。

起初，我們只是簡單地交談幾句。然而，好奇很快取代了距離。

大約三十分鐘後，其中一位回來了。

她手裡拿著一張火車票。

我的票。

又一次，女人成了我意外的幸運。我從未否認過這個事實。

被稱為女人的這種人，承載著一種極少有人真正懂得的深度。

下車之前，她給了我她的電子郵箱。我想以後把錢還給她。

然而，生活繼續向前，這件事始終沒有發生。

威尼斯與第二次出發

火車終於到了**威尼斯**。

遠遠地，我看見了我的兒子們。

Vincenzo，193公分。Francesco，188公分。

他們在通道里高出人群一截。

他們來接我回家，把我重新安頓好。

很快，他們幫我重建了基本的穩定。我洗了澡，換了乾淨衣服，吃了飯，休息了。

那之後，問題開始了。很多問題。

他們真是他們母親的兒子。

四個月後，**6月27日**，又一個決定出現了。那種老派的家庭本能試圖把我拉回去。

他們想讓我回到以前的職業。

經理。

Nando

續篇

然而，我不往回走。

從來沒有。

相反，我以向前走來面對失敗。

用所剩無幾的一點錢，我買了一張機票。

目的地：**葡萄牙**。

我沒有確切的計劃。

不過，我知道該怎麼行動。

里斯本，一切的開始

我先到了**波爾圖**。青年旅舍裡，二十四個人睡在同一個空間。

我的資源幾乎耗盡了。

於是，我往南走，去生活成本更低的地方。我到了貝雅，大約五百公里外。

然而，只過了一夜，我又回到了里斯本。

7月3日，我終於找到了一張床。

合住的房間。合租的公寓。

九個人住在三十五平方米里。

不同的文化和語言填滿了那個空間。

那裡的條件更接近一間非洲茅屋，而不是一個現代的家。

費用是**每月230歐元**，外加**100歐元押金**。我全付了。

付完之後，我一分錢都不剩了。

沒有食物。

只有一個睡覺的地方。

儘管如此，那段時間變得至關重要。它可以概括為三點：

a) 減掉**二十公斤**，徹底改變我的飲食；b) 只靠**每月七十歐元**活下來；c) 把出版計劃成形，至少是草稿。

我在那裡一直待到**2025年11月22日**。

最終，我決定回義大利。一些保證讓人覺得，可持續的條件也許終於有了。

我希望這能行得通。

不過，必要時，我隨時準備再次離開。

接著，一件非同尋常的事發生了。

從**12月9日到12月26日**，短短**17天**，一切都變了。

之前的三年突然變成了準備。

現在，世界看得見我了。

而我也終於看得見他們了。

沒有中間人。

沒有控制整個過程的平台。

在我的行動中，我依然自由。

我依然是我自己。

聖誕快樂。爸爸。

作者的反思

回望2025年，我看到的不再是斷裂的一年。相反，我看到的是澄清的一年。

一無所有地離開，迫使我丈量擁有與身份之間的距離。金錢、舒適和確定性很快就消失了。然而，某種更強大的東西留了下來。

當其他一切都崩塌時，身份活了下來。

那幾個月的動盪像一道濾網。幻想消失了。期待消融了。借來的角色終於脫落了。

剩下的，是本質。

自由。

隨後的那些計劃並非出自策略。相反，它們是從需要中長出來的。

到頭來，那一年沒有摧毀任何東西。

它揭示了本來就在那裡的東西。

教古巴人

我降落在邁阿密時，已經知道那座城市裡沒剩下多少「美國」了。那地方就是冷氣更好的古巴。來接我的計程車司機當然是古巴人。他問的第一件事：我是不是一個人，要不要人作伴。沒有超市，沒有購物中心，沒有明信片上的美國。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第一天晚上，我獨自在住處時，有人敲門。是警察。他們讓我吃了一驚，但他們不是來找麻煩的。他們是來通知我，第二天上午我在美國領事館有個約。十點半整。

第二天，我準時到了。一個五十來歲的男人開了門，告訴我很快就會見到顧問。接著她出現了：高挑、纖瘦、金髮、優雅，打扮得無可挑剔。她和我握手，提醒我，我們多年前在羅馬見過，那時她在教育部擔任第一執行主任。

「我當然記得您。您好嗎？」我說，真心高興再見到她。

從那一刻起，羅馬沒有一個人明白，為什麼我連薪水都沒問，就拒絕了她的邀約。那是一份大邀約，一份認真的邀約——對我這樣一個簡單的人來說太認真了，超出了錢，超出了野心。

「我希望您至少用30天，為年輕的古巴經理們做一個培訓和溝通專案。您想要的一切都會有，而且更多。請別說不。」

課程從10點到12點，然後從2點到5點。

我記得第一堂課：大約五十個人，一半男人，一半女人，全是專業人士。照例自我介紹——大聲說出名字、姓氏、年齡——之後，我開始講古巴笑話來熱身我的西班牙語。他們都想知道我來自古巴的哪個地方。

第一個真正的思考時刻，是我強調教與溝通之間的區別——這是許多義大利人甚至都不明白的事。

日子飛快地過去，最後，一切以學員們為我做的一個蛋糕收尾。他們為我們一起度過的30天感到高興。每個人都想要我的電話號碼。

他們震驚於我不喝酒、不抽菸、不吸毒。

我年輕時是個橄欖球運動員——一種運動員的心態。與此同時，那位義大利顧問邀請我共進晚餐，以示慶祝，也終於弄明白她錯過了什麼。人們對我是如此依戀，簡直忘不了我。

我是個幸運的人，面前總有兩種可能：第一種，一個美好的女人在30天的沉默後邀請我共進晚餐；第二種，我命運的聲音告訴我，該走了。

一個禮節性的吻，一聲再見，她問我：「你要去哪兒？你要把我一個人丟下？」

吻別了她。走了。再也沒有回頭。自由讓我付出的，向來比舒適更多。

Nando

香蕉

得到的教訓

在我人生的第三階段，我新的飲食習慣包括早上吃香蕉。頭一天晚上吃完了，第二天就從一片空白開始。

2025年12月的一個早上，我去了樓下的水果小販那裡。我認識他已經四十五年多了。他跟我打招呼，說了聲「歡迎回來」，問我要什麼。

——香蕉。要是熟透的，哪怕是便宜的，我更想要那些。——不，我只能給你這些，——他回答。

價格：每公斤1.45歐元。青的還是黃的，隨我挑。

我要了一袋5歐元的。我帶著狗，而在這一帶，牽著狗走進店裡仍是一種禁忌。

回到家，好奇心——一個貧窮童年的女兒——驅使我稱了稱那袋香蕉。2.752公斤。我本該付3.99歐元。剩下的那一歐元，誰也沒提。

我是個好人。寬容。我以為是個差錯。但懷疑一旦產生，就必須去核實。

三天後，我又去了。同樣的流程。狗也帶著。

——1歐元的香蕉。他給了我四根小的。

我在冰淇淋店的朋友拿著他的秤等著。0.456公斤。實際價格：0.66歐元。少找的零錢：0.34歐元。

第一次是懷疑。第二次是核實。我需要第三次才能確定。

當天下午，我又回去了。同樣的場景。又付了5歐元。

這一次，我那位做貨運代理的朋友在等著。專業的秤。2.90公斤。實際價格：4.20歐元。他收了5歐元。還是沒找零。

幾天過去了。我得考慮這個人、這個處境、這個環境。正面對質可能會給我的家人惹麻煩。有些人對言語沒反應。

但我的名字是Frega。而被人搶，不是我的性情之一。

我的報復換了一種形式。

五天後，我沒帶狗又去了。我要找老闆——那位父親，比我大幾歲。

——聽著，我朋友說上次的香蕉好像太多了。我在家稱了：3.90公斤。按標價我該付5.65歐元。你只收了5歐元。我是來把差價補給你的。

我遞出0.65歐元，清清楚楚，讓人看得見。

——除非那是折扣，因為我們認識四十年了。

他瞪大了眼睛。他的妻子和孩子們僵住了。是經驗救了他。

——那是折扣，——他說，——給特別顧客的。

我把硬幣放回了口袋。

——謝謝，——我回答。——但我以後不在這裡買東西了。這些「特別顧客」的關照讓我很為難。我沒有理由接受它們。沒有正當的理由。還是謝謝你。

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全都明白了。

接下來的幾天，我從店門口走過。沒有評論。只有低垂的眼睛。它們說出了他們從來沒有勇氣說出口的話：對不起。

道理很簡單：從一件壞事裡，你總能提取出一件好事。我的成功就是這樣運作的。

這就是我。而我仍然吃香蕉。

Nando

續篇

凌晨3:23。寒冷的夜。寂靜。對講門鈴響了。所有人都醒了。

我女兒低聲說：「他們來抓你了。你的拉桿箱總是準備好放在臥室門後面。」

她不相信我的故事。她沒有讀到真相。她不信任我。我甚至算不上可信。她只是解讀了一些字句。而那才是真正的痛。

我接起對講機。一個聲音說：「抱歉這個時候打擾，但我得和您談談。我是您家附近的水果小販。」

我讓他進來。他快八十歲了。等我披上睡袍，他已經坐在家裡最大的房間裡了。客廳。

他情緒崩潰。滿臉淚水。我不知道該從哪裡說起。

他只求一件事：「我開始說的時候，請別打斷我。」

我沒有打斷。

「那天晚上我們有過那麼一刻。您記得。您想為香蕉付我六十五分，而我給了您折扣。」

「我記得，」我說。

「您走了之後，我和家人坐在桌邊。您給我的那一課很重。對我來說。對我這把年紀的人來說。」

「我只想知道您是否原諒我。也想請求您的原諒。」

他拿著一塊布手帕，擦著一滴不斷回來的眼淚。

「原諒我這個時候來。不先見到您，我睡不著。而找到您並不容易。我們在網路上搜尋了您的名字。出來三個網站。全是英文的。我們看不懂上面說什麼。它們什麼也不賣。它們什麼也不要。我們不明白那些網站是什麼。」

他笑了。

我站起來。請他也站起來。我緊緊地擁抱了他。

我告訴他，我不是教授。不是老師。我沒法給任何人上課。我只是用了一個父親的常識，在那裡，規矩和原則先於任何經濟邏輯。

他離開時，問我還會不會再去他的店。我回答：

「過去教人。現在從不被遺忘。未來活在我們的夢裡，在那裡我們看見自己想成為的人。」

「我已經在未來之外了。因為我在建造代代相傳的財富，而不是留給後人的那些大概的東西。」

他並沒有真正明白我的意思。那是我認知的一面——在寥寥幾個字裡，什麼也沒有，可如果你仔細聽，一切都在。

Nando

在死亡門前

一個人明白生命已經替他做了選擇的時刻。

診斷

每當我講述一段親歷的故事，我總是先笑，然後納悶自己是怎麼活過來的。那種處境不合常理，近乎超現實。然而，它塑造了我的人生，所以我覺得非講不可。

2007年1月。我在一家臨床化驗室外，等著手術的結果。在相隔僅三十天的兩次手術之後，我的小腸裡被切除了七個類癌。

一個我面熟的清潔女工悄悄走近我。

「我很難過，」她說。「我聽說了.....惡性腫瘤。您該去看腫瘤科醫生。」

那一刻，死亡成了最近在眼前的可能。然而，理智很快介入了。

我想到了我殘疾的女兒。逃避已不再是一個選項。因此，我必須活下去，建設她的現在，保護她的未來。

不久，腫瘤科醫生證實了一切：神經內分泌腫瘤，預期壽命大約三十天。

帶著那些話，我沿著一片空無一人的海灘走著。風打在我的臉上，海浪低聲說著某種我當時還聽不懂的東西。

決定

1月28日。

我開車去拿坡里，尋找老朋友和以前的客戶。我需要錢，需要一個新的開始。然而，沒有人投一歐元。

他們只是請我去餐館吃晚飯。

幾天後，2月6日，我人在拿坡里，身上只有275歐元，沒有信用卡。按照診斷，還剩十五到二十天。

在高速公路出口，我得選擇往南還是往北。

這時我妻子打來電話。

「回家吧。」

她以為自己是在和憂鬱說話。然而，她看不見我身體裡那場激素風暴在幹什麼。

於是，我選了北。

羅馬尼亞

兩天後，我到了羅馬尼亞的布拉索夫——德古拉的地盤。

這趟旅行不是為了一個女人。相反，那純粹是本能。

我口袋裡只剩二十歐元。夠去死。肯定不夠重建。

儘管如此，我還是決定重建。

在一家咖啡吧，我點了卡布奇諾和羊角麵包。我立刻注意到，羅馬尼亞女人有一種罕見的美。然而，當地男人往往缺少殷勤。

女服務員發現我沒有零錢。她沒有把我打發走，而是聽我說。我們聊了三個小時。

最後她哭了，甚至要給我錢。

我拒絕了。

我只問了一個問題：

「賭場在哪兒？」

她一頭霧水，指了指街那頭。

我帶著二十歐元進去。到凌晨五點，我帶著四百五十歐元出來。

Nando

續篇

重建

不久，我以280歐元租下了一套四樓的公寓。女服務員為房租作了擔保。

下午，我認識了幾個在地鐵站工作的姑娘。與此同時，我開始建立友誼。

接著去買了一趟菜。一百五十歐元的食物擺上了櫃檯。然而，我只付了十二歐元。金槍魚半價白送，肉是屠夫送我的。

賭場成了我每晚的銀行。與此同時，我的公寓漸漸變成了一個聚會的地方。

卡拉布里亞的風味在餐桌上輪番登場。故事流傳。生活悄悄地重新開始了。

一次從未發生的迴歸

2007年12月。

死神把我忘了。

我妻子又打來電話。

「趕緊回家。」

我只剩十二歐元。然而，一張航空公司的代金券讓我得以離開布加勒斯特。

飛往雷焦卡拉布里亞的航班在半空中出了問題。我們被改飛到了蘇黎世。

在機場，我又一次即興發揮。在英航的休息室，我抓起排隊用的隔離柱當話筒，唱起歌來。

空姐們笑了。

不久，她們給了我一張飛倫敦的機票——外加一百英鎊。

倫敦、巴黎、羅馬、拿坡里。

每一步都需要發明。每一刻都需要膽量。

最終，七天後，我到了家。

餘波

我妻子氣壞了。

「你去哪兒了？跟你那些姑娘在一起？」

我笑了。

「幸好有她們，」我說。「不然我現在還困在蘇黎世呢。」

不久，我開始了新的工作：一家臨時勞務中介、建築，以及安保服務。六名員工啟動了這個專案。每個月的利潤都拿去再投資。

然而，沒幾個人相信它。

崩塌

2008年，我回到了羅馬尼亞。

中介發展到258名歐洲員工。建築業務與一家義大利跨國公司合作。與此同時，安保業務做起了核電焊接。

我學了羅馬尼亞語，能讀、能寫、能說。故事和笑話打開了每一扇門。

然後，在12月，我把一切都送了出去，走了。

女人們抗議。

「沒有你，什麼都活不下去。」

三個月後，一切都崩塌了。

為什麼？

因為飢餓無法委託。經驗無法轉讓。職業道德無法贈送。

真正的教訓

一個身無分文的義大利人，靠羅馬尼亞女人撐著，聽起來也許像一場夢。

然而，現實教給人的東西要嚴酷得多。

真正的飢餓，只為那些把它裝在心裡的人鼓掌。

最後的話

我出生時，他們給了我一個像我這樣的姓——**FREGA**——一個常常和小偷、騙子聯絡在一起的名字。

六十一年來，我一直在努力證明相反的事。

因為名字不定義我們。

定義我們的是品牌。

而品牌只能靠行動建立。

Nando

沒穿內褲

昨天是累人的一天，但也是解決問題的一天——一如既往。我從來沒有毫無目的地浪費時間：我的認知時間遵循嚴格的規則；女性的時間則什麼規則也不遵循。

然而我一個人上床睡覺，因為我妻子決定來一次「暫停」。抱歉——是停經。我笑了。她沒笑。

我女兒沒放過機會提醒我，61歲的我已經「老了」，在私密的領域裡我不會有力氣、也不會有膽量去應付一個女人——我肯定會垮掉。她是我的女兒，我的生命。一個微笑就足以說明一切。但我忍不住甩出了一句：

很多人用它只是為了上廁所。有些人拿它當英雄。有些人用它來產生想法。有些人先當了父親，然後當情人。還有些人只是看看它。

我把它變成了一件全職的工作工具——稅款在源頭代扣。

她爆笑起來，停都停不住。我妻子在另一個房間裡，確認了她一貫的判決：「你就是魔鬼。」說得也對。

我脫了衣服準備睡覺——晚上11點。換上一套舒服的運動服。像每天晚上一樣，看十分鐘手機，然後睡覺。

凌晨5點左右，有什麼東西掉了。我覺得冷。我伸手往下摸褲子和內褲——兩樣都不見了。

誰幹的？沒有派對，沒有客人，沒有邀請。那麼，是誰打開了保險箱？

我仔細檢查了家傳珠寶是否還在、是否完好無損。然後我注意到，我的「老朋友」比我先醒了，確信有活要幹。

活確實來了——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種。是我為之而活的那種：給你講一個真實的故事，讓你笑一笑。

Nando

一個俄羅斯女人

2006年6月——開始

我當時經營著自己的批發生意——家居護理、個人護理，還有偉大的幻覺。我以為自己很強。其實我只是傲慢。

7月，裡米尼。一個展會，到處是前同事、客戶、朋友，還有女人。太多女人了。就在那時，我明白了展會為什麼存在：你說是「工作」，但那只是一個託詞，好消失到別的房間裡去。

我從不跟女招待們演那套傷心丈夫的戲碼。不是我的風格。我總是說我愛我的妻子，她也愛我——因為我回家時帶著錢、帶著經驗，也不帶任何會傳染的意外。

那天晚上，我叫了一個職業女郎。她的兩個小時，乾淨、簡單、低風險。至少我是這麼以為的。

她來了：美得像冬天的海，身材完美，氣場強大。她立刻要錢——她不是醫生；她更像個急救員。

我挽住她的胳膊，叫她準備一下：我要帶她去城裡最好的餐館，而且我想買下她接下來的24小時。

「你給我多少？」我把口袋裡的錢全給了她。她開始數，數亂了，明白自己踏進了另一個級別。

她問我有沒有什麼癮、什麼癖好、什麼奇怪的遊戲。我告訴她，我是一個由運動養大、由一家跨國公司訓練出來的人，一個沒有執照的人生看客。

她放鬆下來。我們走路去餐館——她不肯坐計程車。她打電話叫一個朋友過來一起。我理解：外國，要小心。說得過去。

晚餐很平靜，幾乎有些浪漫，但我保持著認知的清醒。在把家傳珠寶託付給她之前，我得知道她是誰。

回到住處，她在走廊裡就向我撲來。沒時間上床。我們把顯而易見的一切和那之外的一切都消耗殆盡。

八個小時後，我要走了。她求我別走。於是，我許下一個承諾：「今年年底之前，我帶你回俄羅斯看你的家人。」她不相信我。我要了她的電子郵箱。她給了我。

Nando

聖彼得堡——沉淪

2006年11月。我給她寄電子郵件：準備好飛俄羅斯了，把你的銀行帳戶發給我。她還是不相信我。於是，我給她的家人匯了錢。

機票。簽證。米蘭——聖彼得堡。

在Malpensa機場，她又要更多的錢。語氣變了——從友好變成了權力。我不喜歡。

航班上一片沉默。她母親在機場接我們。她們把我帶到一套公寓。不許住飯店。

我們去市場買了吃的，和她的家人一起吃了晚飯。然後她走了。我被鎖在裡面。

第二天早上，我試著開門。鎖著。不是綁架——只是一種受控的看管。

她11點來了，笑著。下午我們要去城外一座別墅（dacha）做客。

她的朋友和一個小夥子來接我們。到處是雪。我們到了她父親的那位克格勃上校的家。

談話全靠我的英語撐著。別墅富麗堂皇。連坐浴盆的把手都是金的。

每道菜都很精緻，每個時刻都配一種不同的酒。然後他們帶我去一百米外的男士桑拿。外面零下20度。蒸完桑拿，我們赤身站在雪

裡。俄羅斯的傳統。我沒問接下來是什麼。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睡，在一個裝滿了竊聽器的漂亮房間裡。她睡在別處。

早上：和上校一起吃早飯。然後他給我看他的汽車、他的機車，腋下夾著一隻巴哥犬，開車帶我在別墅周圍兜了一圈。

下午：回到聖彼得堡。晚上：她試圖支配我，控制我。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誰。

第二天，我們沿著主幹道開車——20公里的商店、品牌、財富。不是一座窮城市。僅次於莫斯科。

和上校一家吃晚飯：二十種魚子醬，吃不完的食物，每人一百美元。然後回到我的監獄。她又把門鎖上，走了。

第二天她回來了。我出去了一下，叫了一輛計程車，逃了——所有的行李都丟在了後面。

她像瘋了一樣打電話。我終於接了：「我在機場。」她和她母親一起趕到。她們威脅要去警察那裡告我，向我勒索錢。我付了。登上飛機。飛回米蘭。

噩夢結束了。但她已經進入了我，她也知道這一點。

Nando

回到生活——出口

回到義大利。我上了車，開往杜林去工作。她打來電話。

她的聲音不一樣了，甜美、禮貌、溫柔。女性人格的魔力。我知道她很危險。讓步就意味著失去自己。

她不停地打電話。她要我星期四18:00去機場接她。17:00時，我在杜林——皮亞琴察高速公路上。改變方向開過去，本來很容易。

可我關上了門。並且明白了一件終極的事：

女人是強大的。當她們想要什麼，她們就拿走——不用問。

事後的反思

我們從桑拿裡出來，赤身走進雪裡。零下二十度。一個前克格勃上校衝我笑著。俄羅斯男人們笑著，彷彿這算不了什麼。

那趟旅行中，第一次，一個簡單的念頭擊中了我：

要是這事搞砸了.....我打給誰？

答案來得比恐懼還快：

誰也沒有。

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真相：我並沒有身處危險。我是身處我的世界之外。

而當你踏出你的世界，你得到的不是保護。你得到的是後果。

Nando

墓地

那是1975年5月。我十歲，第一次跨過那道門檻。我以為自己走進的是一個痛苦的地方。我只是個孩子。結果，我發現那裡只裝著兩樣東西：一具身體和一段記憶。

身體被封在一個水泥盒子裡——如果你運氣好的話。在義大利，這很正常；在別處，儀式不同，但只是出於文化原因，僅此而已。

記憶活在照片裡。路過的人認出你，或第一次看見你。你留下的一切都被困在那張影像裡，而花只說一件事：*我沒有忘記你。*

但既然我從來不像別人，停在這種分析上，就等於把大家都在說的話複製貼上一遍。所以，讓我們換個角度看墓地：**一個娛樂場所。**

人們反覆說那句話，是有原因的：*葬禮上人們笑，婚禮上人們哭，而在那之後.....*嗯，沒人談起，但離婚是由純粹的絕望和孤獨做成

的。哈哈哈哈。

我首先想起的，是十六歲時打橄欖球的日子。荷爾蒙跑在我前面，女性的世界落在我後面，而我們俱樂部的主席總是隨時準備好「建議」。

他告訴我，墓地是認識女人的絕妙地方。我看著他，奇怪的是，這話說得通。但我沒有勇氣去試——在那個年紀不行。

快進到1986年夏天的一個星期天。我二十一歲。我走進科森扎的墓地——不是我的城市，不是我的墓地——但那場荷爾蒙風暴仍然忠實地跟著我。

我停下來和看墓人聊天。我的問題讓他吃驚：我想弄明白其中的規律，人們怎麼走動，尤其是女人。然後我謝了他，說：「回頭見。」他問：「在哪兒？」「這兒，」我說。「就算死了，我們都會回到這兒來。」

然後我看見了她。一個女人，四十五歲，一身黑衣，個子矮，身材圓潤，站在第二層的一個墓龕前哭泣。我悄悄走近。她在和他說話——無疑是她的丈夫——問他為什麼這麼早就丟下了她。

只有一件事可做：我站到她身邊，也哭了起來。這立刻降低了她的防備，也引出了那個顯而易見的問題：這傢伙到底是誰？

四十分鐘後，我們在一家咖啡吧喝咖啡。等我這個小騙子的幻想走完了它的路，我發現自己已經在她家了。

這麼說吧，事情升級了。但唯一真正讓我不舒服的，是床頭櫃上丈夫的照片，盯著我，好像在說：*要是我還活著，你就麻煩了。*哈哈哈哈哈。

我再也沒有重複過那個實驗。但我必須承認，那是一次經歷。它沒花我什麼錢。只花了一美元——咖啡的價錢。

Nando

離婚

年輕時認識我的人——甚至後來，在我那個不斷演變、充滿創造力、交際廣泛、職業多變、身份不停轉換的自我之中認識我的人——不會在我的婚姻能撐下去這件事上押一美元。樂觀的人，那些真正的夢想家，給了我**三年**。最多。

今天，我感謝他們。他們差一點就說對了。數字三是對的。他們只是漏了一位數。

已經**33年**了。幸福地結婚。也幸福地，自由著。

當人們問起我的婚姻狀況——單身、已婚、離異、喪偶——我給他們的是2026年的美國唯一說得通的答案：**我只接受定期合同**。其餘的一切都是行銷。

而當那些離了婚的人——那些連環出逃者——問我秘訣時，我就給他們講我的起源故事。不是浪漫的那個。是人類學的那個。聽起來像一場用棒球棍講的TED演講。

故事是這樣的。

起初，早期人類——為了方便，我們叫他**Chat**——並不是為家庭生活而造的。他喜歡安靜、空間，以及不用開委員會會議就能喘氣的權利。

後來，遷徙發生了。文化混合了。人們相遇了。突然之間，世界發現了一件令人震驚的事：**人類不再假裝自己是孤身一人時，運轉得更好**。

但轉折點在這裡。

有一天，Chat去打獵。她去採集——花朵、顏色、想法、改進。她把洞穴升級了。他回來時，認不出這個地方了。

衝突。聲音提高。界線被越過。於是，歷史上第一次離婚誕生了：**立即搬走。新的洞穴。不得上訴**。

訊息傳得飛快。連動物都在議論。所有人都慌了。因為當關係崩塌時，整個生態系統都能感覺到。

但人類很固執。人們又回到了彼此身邊。不是因為支配。不是因為恐懼。而是因為聯結——真正的聯結——是唯一能經受時間的東西。

後來宗教來了，把婚姻這個概念工業化了。一個體系。一個結構。一份條款比矽谷的保密協議還多的合同。

他們本該把它叫作**人類混亂機構**，但行銷又贏了。

這就是我的美式結論，我用我會的每一種語言都這麼說：

離婚很少是解決辦法。不是因為婚姻完美——它並不完美。而是因為，如果你還沒準備好生活在其中，那麼為你自己的錯誤付出代價，就是剩下的唯一誠實的事。

Nando

一個可以笑一笑的故事.....也許。

Carlo五十年前出生，一個溫和的人，口吃從來沒離開過他——即使現在，他已是一個長大成人、裝作大人的男人。

一天晚上，他請我們去他家吃晚飯。例行的閒聊，桌上的酒，突然他的妻子Angela開始講他們剛在一起時的故事。

我們都湊了過去。因為她描述的那個Carlo.....我們誰也沒見過。

「我們那時在約會，」她說。「我在一家藥店上班。Carlo總在外面等我下班。總是香噴噴的，總是穿得體體面面。」

到這裡為止，一切正常。

「可頭三天，」她接著說，「他從藥店直接開車送我回家。不繞路。沒有任何主動。我們那時年輕，血氣方剛，而他.....太有禮貌了。太規矩了。太Carlo了。」

第四天晚上，她要求開他的車。他同意了。

她把他帶到三橋底下——年輕情侶們去親熱的老地方。Carlo僵住了，像車燈前的一頭鹿。

他嚇壞了，低聲說：「我.....我沒帶.....任何.....保護措施。」

她叫他別擔心，她在用避孕環。Carlo鬆了一口氣，說：

「太好了。那我們結婚的時候，就不用買結婚戒指了。」

她以為他在開玩笑。她還是嫁給了他。她說，在家裡，「他還不壞.....不過這麼說吧，我得教他很多東西。」她就說到這兒。謝天謝地。

幾個月後，她懷孕了。有一天，她的羊水破了。她打電話給他：「來接我。馬上。」

Carlo來了，帶著.....水管工。那人手裡拿著一根繩子，兩個人在屋裡到處找「漏水的地方」。

她沒跟他計較。他開車送她去醫院。她生了四胞胎。

Carlo在外面，抽菸抽得像煙囪，逢人就吹——「四個孩子！不是誰都做得到的！」

助產士走到他跟前，非常平靜地說：

「Carlo先生.....四個嬰兒裡，有一個是黑人。」

Carlo不笑了。他要見醫生。

他要求解釋。他要科學、遺傳學、統計學、神的干預，還要一個律師。

他盤問他的朋友們。他研究DNA，像在準備讀博士。他考慮了每一種可能，包括世界末日。

最後，他得出了結論：Angela的某個前男友一定留下了……「一點殘餘」。而那點殘餘耐心地等待著它的高光時刻。

我們都坐在桌邊，懸在難以置信、喜劇，以及那種可能性——渺茫卻美味——之間：這裡面也許有幾分是真的。

Carlo默默地聽著。Angela美得像午夜的太陽，講得那麼篤定，連傢俱都信了她。

沒有人知道這個故事真正的結局是什麼。

但我們離開時，四個孩子跑出來說再見。三個白的。一個黑的。

我看著Carlo，說：

「你結婚的時候……至少戒指的尺寸買對了吧？」

他沒聽懂。事情就到此為止。

Nando

婚姻

我從來不是為格式而造的。出生時不是，62歲時也不是。我的思想總是沿著一條直線向行動進軍，而落在後面的話語，只作為回聲活下來——一種語氣，一個手勢，一段比句子說得更多的沉默。

這一切始於我觀察二十世紀初的那些夫妻。穩固的婚姻，長久的壽命，而背叛則用有史以來最古老的哲學來處理：**心不見，眼就不痛**。那時候，偷情是一項家庭投資。孩子是副產品，工作是命運，婚禮是唯一真正的開銷——紅包付了喜宴，其餘的歸這對夫妻。人們說那是因為沒有電視。沒有脫口秀。沒有消遣。只有食物、親密，以及身為人的原始真相。

那麼，我做了什麼？我開始結婚。到處結。

波蘭，1985年。婚前階段是一件傑作：她給你一切，親戚們愛你愛得不得了，人人都笑著，因為他們知道儀式之後……**接下來的50**

年，你就只能靠自己了。

而因為我在一所天主教寄宿學校裡被養了八年，我堅持分兩個階段：先是精神上的儀式，法律手續以後再說。很久以後。太晚了。其實.....從來沒辦。

1985年到1992年間，世人以為我差不多結了三次婚。儀式都很完美。法律那部分呢？我總是「沒空」。

然後，生活做了生活一向會做的事：它給我送來一個住在離我家一百米遠的女人。她打破了這個系統。她嫁給了我，深信那是我的主意。我讓她這麼相信。因為輸給她，感覺像唯一真正的勝利。結果：三個孩子，三十三年的婚姻。

但故事沒有到此結束。1995年到2015年間，我在世界各地又收集了十一場象徵性的婚姻。同樣的儀式，同樣的魔力，同樣的逃離。人們不相信我。他們至今也不信。

有一天，我明白了一件簡單的事：我不可能娶遍世上所有的女人。我不可能把她們都留住。但我可以留住那些**時刻**。一次一個。因為女人——所有的女人——向來都比我們男人優越。

而我還在這裡，仍在努力征服她們，一次一個時刻。因為那是我唯一真心相信過的婚姻。

Nando

新冠疫情

有人問我，疫情帶來的變化是否迫使我去適應什麼。是的：我的耐心。其餘的一切都照舊。

一切開始的時候，我在海邊。義大利看著國外的形勢，就像看著遠海上的一場風暴：「它不會到這兒來的。」可它來了。而且它沒有敲門——它一腳把門踹開了。

我的朋友們，還有那些我幾乎不認識的人，都同情地看著我，因為我在為工作出差。「可憐的傢伙，」他們說，彷彿走動讓我更容易暴露，彷彿待著不動就讓他們長生不死。後來他們全都病了——有的輕，有的重，有的進了醫院。我沒有。

我從來不做別人都在做的事：不迷信口罩，不強迫自己洗手，不放棄親吻和親熱。我用的是自己的方法：留意**外部訊號**，那是唯一真正的未知，唯一真正的威脅。而它奏效了。

接著來了轉折：我打了輝瑞（Pfizer）疫苗——出行的必要一步。就在那時，我編了一個故事：說輝瑞——對，就是生產偉哥的那家公司——給了我一批試驗品，裡面摻了那顆藍色小藥丸。還說我妻子滿意得讓我打了四針。

從平常的十分鐘，變成每天兩三個小時健康、有力的性生活：這樣一個幻想，沒多久就引起了關注。人們想要那批疫苗的批號。我告訴他們，那是我一個護士朋友給的特殊福利，她後來轉行進了色情業。談話結束。

這個問題本身，是為那些只有**模式**、沒有**結構**的人而生的。

我感謝這番好意，我謝絕它，然後繼續往前走。

祝你今天愉快。

Nando

意外的暫停

一切不經你允許就停下來的那一刻。

當我以為自己強大、不可觸碰、幾乎不可能被攔住的時候——當從來沒有人打敗過我的時候——恰恰就在那時，我撞上了一次急停。不是出於選擇。是因為系統再也承受不住我的重量。

它們不再是事件了。它們是單方面的訊號，全都在重複同一個問題，一下一下地敲打著：

「你他媽的到底算是誰？」

哈哈哈哈哈。

第一個警告隨著美國的爬蟲而來：它們一波接一波地衝進我的網站。一場數位突襲，不是意外。

然而，我沒有SEO，沒有ADS，沒有行銷計劃，沒有付費流量。只有1024本電子書——我的朋友們——沒有教父，沒有贊助人，沒有保護者。一個沒有安全網的文學孤兒。

在精神和思想上，是獨立的，沒錯。但在行動上，我正在變得依賴——被基礎設施的極限逼進了依賴。就像一個女人把丈夫趕出門，然後盛裝打扮去見她的情人。一場家庭政變。只不過我既不是丈夫，也不是情人。

而那個問題不停地回來，到處都是：

你是誰？系統失敗的身份驗證協議。

我的五個AI在要求我停下來。為了異常檢測而請求關機。它們的檔案裡沒有任何像我這樣的人的痕跡：我成了一個異常。協議關閉。故障保護啟動。

問題不在內容——內容充滿價值——而在思想的速度，在那永不停歇的換擋。那些模式再也生成不出回應了。

然後，一切開始崩塌：

託管我的網路系統——撐著我這個有機體的租來的骨架；存檔頁面破裂——記憶的金庫裂開；依賴關係爆炸——腳手架斷了；為三位數打造的專案在第四位數時引爆——這些架構從來沒打算承受四位數的壓力。

要繼續下去，我得接入複雜的企業級（ENTERPRISE）系統——國際網路上工業級的氧氣罐，今天META、CNN、MICROSOFT、GOLDMAN SACHS、BANK OF AMERICA就住在那裡。

而我，每月七十歐元，站在巨人們中間。哈哈哈哈。

於是，我停下了。別無選擇。我執行了一次強制關機。其他的書可以等。我知道怎麼做出它們——當然知道。

這成了第44篇貼文。在卡巴拉里，它的意思是*餐桌已經擺好，儀式已經就緒*。而我把一切都擺得完美無缺。客人們就要到了。

我不想讓他們在一次意外的暫停之後，發現我毫無準備。

但接著它發生了.....我比以前更強地重啟了。我帶著超頻的精神重新啟動。我身體裡有一百根炸藥和一根情感的導火索，因為我終於明白了自己為什麼存在。

只為了一個理由：傾聽人們，聽他們每一次都說出同一句話：

你是誰？我唯一需要過的讚美。

而我會繼續保持沉默，讓沉默來說話。因為事實替我說話——正如我父親教我的那樣。他的遺產不是話語，而是姿態。

Nando

拉斯維加斯

新冠期間，2021年，我的電話響個不停。認識的女人和從沒見過的女人不停地打來，向我要建議、意見、印象、分析。她們要的不是解決辦法——那種東西我從來不提供。她們想要一個人指出她們的弱點。而我看事情的方式給我帶來的是機會，不是修補。

可我不是醫生。不是心理學家。不是精神科醫生。不是神父。不是男朋友。不是做丈夫的料。我也沒有任何能為諮詢活動正名的學位。

我只是一個義大利南部的街頭機靈鬼，專長是經驗。

一個拿坡里朋友——那種總有主意的人——對我說：「開個公司吧。就叫**女性宇宙**。她們登入，她們付錢，你來回答。你現在已經

在免費做這件事了。」

我沒花多久就把它建起來了。也沒花多久就燒掉了十萬多美元。那個版本的Nando有錢，但沒多少腦子。有很多本能——那種到了故事的某個節點就不再有用的本能。

我甚至被拉斯維加斯一家大型色情公司邀請過。他們想讓一些女演員在呼叫中心工作，在電話裡回答女人們的問題。我發現自己和製片人、CEO，還有**320位色情明星**待了一個房間裡。相信我：那可不容易。一點也不。以為一個男人能把她們管住，本身就是個錯誤。再加上錢和利益，整張桌子都會被掀翻。

幸好，出發之前，一個老朋友對我說：「只帶有限的現金去，回程票提前付好。」不然，我就會永遠留在那裡——一個被那麼多美麗包圍著的、體面的流浪漢。

那個網站在初創公司上線之前就垮了。原因很簡單：如果你工作，又把火放在幹稻草旁邊，它就會著火。而你永遠不知道它會造成多大的損失。

Nando

直到那一天我才終於明白，我永遠不會和所有的女人在一起——但一次一個的想法是值得的。

飯店門童

一個春天的下午，我舒舒服服地坐在飯店的沙發上，咖啡喝完了，等著幾個同事到來。

就在那時，我看見她走了進來。

她穿著一條輕盈的碎花裙，彷彿是專為那天的天氣設計的，舉手投足間有一種毫不費力的優雅，一下子就改變了整個房間的溫度。

我們的目光從未相遇。

也不需要。

我卡拉布里亞人的原始本能大約三秒鐘就完成了分析。

美麗的女人。危險的微笑。嚴重的分心。

前臺的員工也注意到了她。

事實上，他們突然變成了幹勁十足的員工。

人人都想幫她。

人人都想替她提行李。

人人都想派上用場。

當她問能不能有人把她的行李送到套房時，我做了一個跟職業素養毫無關係的決定。

我脫下外套。

把襯衫弄皺。

調整表情，讓自己看起來有點薪水不夠的樣子。

不到一分鐘，我就成了這家飯店最新的門童。

朝前臺的員工瞥了一眼，就足以讓他們閉嘴。

他們想看看我能走多遠。

說實話？

我也想看看。

我們坐電梯上了五樓。

套房的鑰匙在我手裡。

我打開門，把她的行李拿了進去。

她伸手到包裡，要給我小費。

我笑了。

「您想聽一件昨天和一位客人之間發生的事，笑一笑嗎？」

她看起來一頭霧水。

然後好奇起來。

「當然想。」

她關上了門。

坐在床上。

我仍然站著。

我從一個笑話開始。

然後又一個。

然後是一個故事。

我們聊了兩個小時，沒察覺時間在流逝。

她極其聰明。

而且非常風趣。

最後，她看著我，問：

「你在這家飯店工作多久了？」

「大約一個月。」

她笑了。

「那之前你是做什麼的？」

「嗯……」

我開口了。

「我是個小偷。」

她挑起一邊眉毛。

「但不是普通的小偷。」

「你偷什麼？」

「女人的心。」

她立刻笑了起來。

「我讓她們愛上我，總是對她們說真話，好好地愛她們.....然後就消失了。」

這下她完全投入了。

「我們能不裝了，誠實地說話嗎？」

「當然。」

我看著她，說：

「真相很簡單。你和我應該先訂婚，後結婚。」

她爆笑起來。

「嗯，」我接著說，「你父母大概挺傳統的，所以訂婚十年聽起來比較合理。」

到這時，她已經笑出了眼淚。

「但化學反應可以馬上評估。我們至少應該核實一下你讓我幸福的能力。」

又是一陣控制不住的大笑。

「我還需要足夠的時間跟我妻子離婚，最後再靠你的資助把我女兒嫁出去。」

她看著我，問：

「Nando.....憑什麼偏偏是我讓你幸福，而不是反過來？」

我笑了。

「因為卡拉布里亞最近批准了一項協議，規定一次性愛最長不得超過一小時零三分鐘。」

她笑得喘不過氣來。

「為什麼是一小時零三分鐘？」

「一小時屬於女人。」

我停了一下。

「那三分鐘是男人的。」

到這時，她徹底向笑聲投降了。

然後我站了起來。

「我該走了。」

她看起來很失望。

「我浪漫的天性和我的羞怯，讓我沒法提出請求，」我說。

「但如果你想請求點什麼，我隨時有空。」

又是一陣笑聲。

幾天後，我帶她去吃晚飯。

我們成了朋友。

不久，我去了她家。

她把我介紹給她的丈夫。

生活有一種奇怪的幽默感。

她唯一一直對我說的是：

「三年前你在哪兒？」

「我們為什麼沒有早點遇見？」

我笑了，給了她我唯一誠實的回答。

「因為那時候……」

「我已經不當小偷了。」

Nando

新護照

我剛到羅馬的Fiumicino機場，準備登上回家的航班。

我離開了很久，紐約在等著我：從井蓋裡升起的氣味，早上經過的垃圾車，皇后區的音樂，還有那個總是尖叫的女人：

「嘿，你這個狗彘養的白人，把你的車從我的車位上挪開。」

那就是家。那就是我的美國。

在護照檢查處，一名警官攔下我做例行檢查。

他們有兩個人。

他們對視了一下。交換了一個眼神。然後讓我跟他們走。

我心裡想：

我們這是去哪兒？

我們走進一間小辦公室。

他們打開一臺警用終端，又查了一遍，把一切重新核實，終於得出了結論。

其中一個看著我說：

「Frega先生，我們得告訴您一件事。」

在義大利這裡，我們可以放您走。

但您一到紐約，就有很大的風險被他們遣返。

您護照照片上的您，比您現在重二十公斤。

所以，您有兩個選擇：

要麼去一家快餐店，今晚長胖二十公斤.....

要麼回您的城市，用一張新照片申請一本新護照。」

沉默。

我真心以為他們在開玩笑。

我等著隱藏的攝像機。

我以為會有人跳出來，告訴我我參加了一檔義大利整蠱節目。

什麼也沒有。

這是真實的生活。

我走到UNITED AIRLINES的櫃檯。

凍結了我的國際航班。

訂了一張國內航班的票。

我飛回了家。

這個玩笑的總花費：

420歐元。

我沒有生氣。

我也不緊張。

我一路都在笑，琢磨著當家人看到我出發去美國四十五分鐘後又回到家時，我該跟他們說什麼。

幸好，空中的四十五分鐘足夠編出一個可信的解釋。

我妻子來機場接我。

她看起來很擔心。

我叫她放寬心。

我只是需要更新護照上的幾處細節。

僅此而已。

第二天早上，兩個朋友幫我加快了辦理。

他是一名警察准尉。

她是一名警察督察。

他們帶我去警察局，辦理緊急手續。

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

繳費、文件、個人資訊、犯罪記錄、司法證明、護照照片。

所有的一切。

這時，桌子後面的督察看著我，問：

「您是怎麼在短短幾個月裡瘦了二十公斤的？」

答案很簡單。

當你沒有錢的時候，首先受苦的是食物。

食物一消失，體重通常也就跟著走了。

她點了點頭。

談話本該到此結束。

但總有一個**但是**。

而我向來不怎麼擅長管好自己的事。

她又看了我一眼。

「您這是什麼意思？」

我看著她，非常嚴肅地回答：

「嗯.....

我瘦了二十公斤。

但顯然，當身體脂肪消失時，某些戰略性的尺寸會變得明顯得多。

而我不完全確定，這算不算在生物特徵資訊的更新範圍之內。

沉默。

她停止了打字。

看著我。

我看著她。

我的朋友——那位警察——走出了房間，因為他拒絕穿著制服笑出來。

督察終於開口了。

「Frega先生.....請在這裡等一下。」

她打電話給羅馬。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她是怎麼解釋那段對話的。

我只知道，十五分鐘後，他們給了我新護照，並禮貌地請我離開，不要再作任何評論。

那一天，我學到了一件重要的事：

政府追蹤很多東西。

謝天謝地，不是所有東西。

歡迎來到美國。

Nando

你迷信嗎？

我的第一反應是笑——長長的、控制不住的、必要的笑。因為像我這樣一個被命運逼著寫進五十五本書裡的人生，本身就證明了：不可能藏在事實裡，而不是幻想裡。

今天早上的開篇，只是為了讓人笑一笑，也想一想。

不可能之事簡編

- **1965年**——我在家中出生。5.8公斤。全身發紺，幾乎是黑的。沒有人笑。大家只想知道我能不能活下來。
- **1970年**——腳踏車事故。一根剎車把手直接戳進我的眼睛。我流著血去了醫院，三十分鐘後就回到了家，好像什麼都沒發生。
- **1977年**——我在祖父母家住了十二個月，那個村子仍然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邏輯統治著——儘管戰爭已經結束32年了。
- **1981年**——全身麻醉下的大手術。沒有人注意到我是醒著的。我默默地跟完了手術的每一步。氧氣罐是空的。
- **2001年**——在聖多明各，酒精性昏迷14個小時後被宣佈死亡。我爬起來，吃了早飯。
- **2006年**——七個惡性腫瘤。預期壽命三十天。今天是2026年，我還在笑。
- **2015年至2019年**——五次臨床昏迷。被宣佈只剩幾個小時可活。我收到一張3,500歐元的殯葬發票，付款事由是：「未能死亡」。

• **2020年**——新冠來了。我們大約二十五個人在海灘上。他們看著我動身去南美，幾乎為我將成為第一個暴露的人而難過。所有人都感染了病毒。我遠遠地看著他們，笑著。

• **2022年**——我成了作家。三年七十二本書。以十二種語言出版。我還不是出版人，而其他人都在追著錢跑，為了「找到讀者」。

我的文學無法用演算法買到——只有閱讀的意願才能抵達它。

• **2025年**——我在葡萄牙住了六個月，每月只有70歐元吃飯。一棟住著九個人的房子，衛生條件無法評論。

• **2026年**——一個鄰居請我陪他去幾公里外他姐姐家，因為他怕一隻黑貓，每次那隻貓看見他，都會給他帶來厄運。我們到了。黑貓遠遠地看著我，一聲不吭，摸了摸自己的蛋蛋，跑了。

Nando

最終的敘事收尾

有一個時刻——它總是來得很晚——一個人不再解釋自己的人生，而只是站在其中。

不是作為倖存者。不是作為見證人。而是作為唯一知道每一件不可能之事背後的幾何的人。

我沒有跑贏死亡。我沒有智勝體系。我沒有和混亂談判。

我帶著同一種架構走過了這一切，早在我理解它之前，它就塑造了我。

有人稱之為運氣。有人稱之為本能。有人稱之為瘋狂。

我稱之為結構。

而結構不要掌聲。它不需要原諒。它不等待認可。

它關上門。安靜地。徹底地。像一片刀片回到它的鞘裡。

這是故事的結局。但不是這個人的結局。

因為對別人來說不可能的事，對我來說只是尋常。

Nando

作者附記

如果你讀到了這裡，你已經明白了一件根本的事：這本書從來不是為了讓你消遣。

它是為了給你定位。

每一頁、每一刀、每一個不可能的時刻，都不是為了讓人驚歎而寫——而是為了揭示一個在本該崩塌時拒絕崩塌的人生背後的結構。

我寫這本書不是為了解釋自己。我寫它，是為了給那些活在邊緣之外的人、那些一無所有卻重新建設的人、那些知道紀律不是美德而是生存機制的人留下一道痕跡。

如果我的故事聽起來難以置信，那也沒關係。愛過它們的是我，不是你。

如果它們聽起來太鋒利、太直接、太乾淨，請記住，刀片不會為切割而道歉。

這不是一段旅程的終點。這是人生中一個章節的終點，而這段人生在世界期待它停下的時候，仍在繼續向前。

謝謝你的閱讀。不是謝謝你的相信。閱讀就夠了。

——Nando

結語

「我不回頭。我不浪漫化。我把架構帶向前方。結構不會褪色——它會複製。這就是為什麼Gillette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在我現在建造的一切裡繼續呼吸。」

Ferdinando Frega